駢語雕龍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駢語雕龍

（一）

游日章著
林世勤注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駢語雕龍序

長洲　張獻翼幼于　撰

先民有作。文苑如林。賴以爲資。取其適用。孰有踰於秘文類聚及初學記二書者乎。然類聚博矣。未及於對偶。學記對矣。未及於駢語。逮觀莆陽太守南荊游公雕龍。得晉安太學林若天懋註釋。豈惟游氏之青箱。其類書之黃絹耶。余覽不終篇。如宮商雜奏。並出雅音。丹素互施。悉呈豔縟。乃知山自介丘以至崔嵬。山之全也。而天台特標其異。海自涓流以至迴洑。水之全也。而鯷壑特著其靈。是以游赤水之津。所見無非珠。而夜光獨耀於目。登荊山之麓。所見無非玉。而垂棘獨駭於魂。越允之治無鈍劍。而湛盧著其用。周穆之廐無凡馬。而奔霄擅其雄。至寶必稀。用多爲拙。闡諸人文。誰曰不然。若林君者。授玄肖諸童烏。屬草方之文考。覃精秘藻。鬱志儒林。糟粕城旦之書。寤寐竹帛之業。一經口誦。允爲腹笥。旁通柱下。流覽稗官。左史尚其能讀。東方詎云足用。子政謝其博極。中郎慙乎該綜。茲乃述匠心之源。究作者之概。亡異元凱之詮左傳。子玄之釋南華。文得註而始明。游藉林而益傳者矣。他日開東觀延賢之閣。置金馬著作之庭。振鷺羽于彤階。奏鳳音於清廟。詎可量哉。余昔樞侍尊公大宗伯對山先生。見庭訓肅然。義方惕若。固知君之宗其家學。濟其世美。而光紹四公。雕龍之慶。有以也。余學非半豹。才乏全牛。而中年爲太學游士。前

後司成公拔於諸生之中。隆以國士之顧。空其冀北。勵以圖南。況君之學之才。余得畏友者耶。君將卒業成均。遨遊璧水。其鑒以偉器。期以千里。倒屣之接。推轂之獎。又當何如。

萬曆戊申孟春穀旦

註駢語雕龍書目

經部凡七十種

○易經註疏
○尚書註疏
周書
韓詩外傳
禮含文嘉
○春秋左傳
春秋運斗樞
春秋元命苞
春秋後語
○孟子註疏
○邢昺爾雅疏

京房易飛候
尚書大傳
○毛詩註疏
○禮記
禮斗威儀
春秋公羊傳
春秋文曜鈎
春秋感精符
○論語註疏
○孝經古契
稽含草木狀

易通卦驗
尚書中侯
毛詩疏義
大戴禮
周禮
春秋穀梁傳
春秋考異郵
春秋孔演圖
論語撰考讖
○班固白虎通
陸機草木蟲魚疏

歸藏啓筮
尚書帝驗期
詩含神霧
禮記外傳
三禮圖
春秋胡傳
春秋佐助期
春秋合誠圖
孔子家語
○晉先蠶儀疏
徐衷草物狀

陸佃埤雅　張揖廣雅
李涪刊誤　○王敦詩韻會
服虔風俗文　陳錄善誘文
范蜀公蒙求范鎮　○大周樂正劉次莊
陳游樂苑　樂府雜錄段安節
孔衍琴操　夏侯玄辨樂論

經部類書

五經通義劉向　九經補韻楊伯嵓

史部凡二百三十四種

○司馬遷史記　○左丘明國語
孟康漢書音義　荀悅漢紀
薛瓚後漢書　袁山松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　司馬彪續漢書
王沈魏書　魚豢魏略

○楊雄方言　○蔡邕獨斷
○許愼說文　何承天纂文
古今篆隸字體蕭子政　○困學紀聞王應麟
樂計圖徵　樂緯動聲儀
南卓羯鼓錄　段安節琵琶錄
○崔沔祭議　呂大臨考古圖

戰國策　○班固前漢書
張璠漢記　○范曄後漢書
袁宏後漢紀　華嶠後漢書
袁曄獻帝春秋　○陳壽三國志
魚豢典要　張勃吳錄

許嵩建康實錄
徐廣晉書
晉中興書 何法盛
前涼雜錄
吳均齊春秋
○姚思廉陳書
○令狐德棻後周書
○李延壽南史
唐逸史
大唐詔令
○歐陽脩五代史
李燾宋史長編
宋仁宗實錄 韓琦
國史纂異 劉餗

○唐太宗晉書
鄧粲晉紀
續晉陽秋 檀道濟
崔鴻十六國春秋
○姚思廉梁書
陳紀
○魏徵隋書
○李延壽北史
李肇唐國史補
華嶠集詔
○脫脫宋史
宋編年備要
熊克九朝通略
宋孝宗會要

三隱晉書
劉謙之晉紀
蜀李雄錄
○沈約宋書
丘悅三國典略
○魏徵後魏書
大業拾遺記 杜寶
○劉昫唐書
唐德宗實錄 裴垍
王皡唐餘錄
宋錄
宋四朝國史 李燾
宋中興繫年錄
宋綸言集

虞預晉書
曹嘉之晉紀
車頻秦書
○蕭子顯齊書
梁四公記 梁載言
○李百藥北齊書
隋煬帝開河記
唐史
唐文宗實錄 魏謨脩
○歐宋新唐書
宋年錄
宋史補 王昂
國史纂要
三朝北盟會編

○宋史新編 柯維麒
通鑑綱目 朱晦菴
樵周古史考
太事記解題 呂祖謙
九州春秋 司馬彪
三輔舊事
三齊略記 李朏
明皇雜錄 鄭處晦
中朝故事 尉遲偓
晉東宮舊事 張敞
燉煌紀年
皇甫謐高士傳
楚國先賢傳 張方賢
海內先賢傳 魏明帝

○宋景濂元史
○帝王世紀 皇甫謐
劉知幾史通
○王子年拾遺記
張瑩漢南紀
漢武內傳
潘岳關中記
開元遺事 王仁裕
東齊遺事
漢朝雜事
湘山野錄 僧文瑩
皇甫謐逸士傳
華陽國志 常璩
豫章烈士傳 徐整

聖政編年
劉向世本
國史雌黃
趙曄吳越春秋
西京雜記 葛洪
漢武故事 班固
鄴都故事 馬溫
天寶遺事 王仁裕
南唐近事 鄭文寶
東都事略
涑水紀聞 司馬光
張隲文士傳
竹林七賢傳 戴逵
益部耆舊傳 陳壽

○資治通鑑 司馬光
○羅泌路史
楚史檮杌
子貢越絕書
東觀漢記 劉珍
辛氏三秦記
大唐遺事
南部新書
晉朝雜事
西河舊事
○稽康高士傳
魯國先賢傳 白褒
廬江七賢傳 華隔
襄陽耆舊傳 習鑿齒

廣陵耆舊傳
宋躬孝子傳
○穆天子傳
桓氏家譜
邊讓別傳
郗原別傳
晉諸公讚傳暢
列異記
故事大全
應劭漢官儀
唐職林
唐職官分紀
○李肇翰林志
廣東通志
虞溥江表傳
蕭廣濟孝子傳
孔庭纂要
呂公家傳
蔡琰別傳
郗愔別傳
○朝野僉載張鷟
○宋名臣言行錄朱晦菴
氏族大全
衛宏漢官舊儀
○張知白臺儀
○宋職官分紀
續翰林志蘇易簡
山東通志
○新安文獻志
○漢末英雄記王粲
荀氏家傳
殷氏世傳
禰衡別傳
桓溫別傳
朝野雜記李心傳
○宋名臣遺事
○漢宮闕名
漢官典職
徐騎省臺志
○翰林故事韋執誼
○大明一統志
江西通志
○鄭緝孝子傳
○劉向烈女傳
范氏家傳
鍾離意別傳
陸機別傳
孟嘉別傳
錄異傳
尚書故實李綽
周遷輿服雜志
○唐六典
○晉官品令
金坡遺事錢惟演
福建通志
陝西通志

○晉大康地記　輿地要覽 李和篤
郭璞山海經　桑欽水經
三輔黃圖 潘岳　三輔決錄 趙岐
洛陽伽藍記 楊衒之　襄陽記 習鑿齒
庾仲淮湘州記　劉澄之豫章記
會稽典錄 虞預　周處風土記
蠻甌志　永初山川記 劉澄之
羅浮山記 郭之義　白鹿洞志 鄭廷鵠
東方朔十洲記　周地圖記
闕駰十三洲記　梁載十道志
郭延生述征記　戴延之西征記

○玉燭寶典 杜臺卿　長安志 宋敏求
史部類書　盛弘之荊州記
杜佑通典　王孚安成記
鄭樵通志略　桂林風土記 莫休符
宜都山川記 袁崧
雍洛靈異　九州要記
眞臘國風土記 周達觀　元和羣縣志 李吉甫
劉郁西使記　鄴中記 陸翽
皮零武昌記
建州圖經 陳昭裕
沈懷遠南越志
天台山記
嶺表錄異 劉恂
林邑國記
荊楚歲時記 宗懍

蘇冕會要　崔琦續會要
李宗諤續通典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子部凡一百七十八種

子思子 孔伋　荀子 荀況　孔叢子 孔鮒　文中子 王通
鬻子 鬻熊　老子 李耳　列子 列禦寇　莊子 莊周
鶡冠子 楚隱人　王孫子　尸子 尸佼　符子 符朗
管子 管夷吾　愼子 愼到　韓非子　魯連子 魯仲連
燕丹子 燕太子　尹文子　鄧析子　公孫龍子
墨子 墨翟　隨巢子　鄒子　淮南子 劉安
子華子 程本　炎穀子 王叡　傅子 傅玄　猗玕子 元結
金樓子 梁元帝　○晏子春秋 晏嬰　呂氏春秋 呂不韋　虞氏春秋 虞卿
揚子法言 揚雄　賈誼新書　劉向新序　劉向說苑
諸儒鳴道集　○桓寬鹽鐵論　桓譚新論　徐幹中論
王充論衡　○馬總意林　虞喜志林　東坡志林
○劉劭人物志　張華博物志　應劭風俗通　○王定保摭言
北夢瑣言 孫光憲　○沈恬筆談　釋常談　東軒筆談

國老閑談
楊文公談苑 楊億
孫升談圃
劇談錄 康駢
陸賈新語
竇氏客語 晁說之
劉公佳話 韋絢
道山清話
○劉孝標續世說
○劉向別錄
芝田錄
春明退朝錄
李元綱厚德錄
杜陽雜編 蘇鶚
翰府名談 劉釜
國老談苑
李薦師友談記
○唐語林 王讜
唐新語 劉肅
韓琦家語
賓客佳語 韋絢
捫虱新話 陳善
盧氏雜說 盧言
韓魏公別錄
歸田錄 歐陽脩
幕府燕閑錄 畢仲詢
趙令時侯鯖錄
○崔豹古今註
澠水燕談 王闢之
楊公玠談藪
賈氏談錄 張洎
朱文公語錄
世說新語 劉義慶
石林燕語 葉夢得
玉壺清話 僧文瑩
漁隱叢話 胡仔
螢雪叢說 俞成
王曾筆錄
倦游錄
王明清揮麈錄
○趙善璙自警編
馬縞中華古今註
鐵圍山叢談 蔡絛
後山談叢 陳師道
晉公談錄 丁謂
宋齊語錄 孔思尚
魏晉世語 郭頒
○隋唐佳語 劉餗
高齊清話
因話錄 趙璘
樵人直說
吳曾漫錄
倦游雜錄 張師正
邵氏聞見後錄 邵伯溫
方勺泊宅編
○東方朔神異經

劉義慶幽明錄
東陽無疑齊諧記
郭憲洞冥記
劉敬叔異苑
避暑漫抄 陸游
遯齋閑覽 陳正敏
顏氏家訓 顏之推
酉陽雜俎 段成式
○中吳紀聞
○馮鑑續事始
○白澤圖
○齊民要術 賈思勰
陶朱公養魚經
○甘德天文占

徐鉉稽神錄
吳均續齊諧記
郭氏玄中記
青箱雜記
容齋隨筆
東齋記事 范鎮
鶴林玉露 羅大經
溫庭筠乾臊子
洛中紀異
事物紀原 高承
龍魚河圖
環濟要略
洪芻香譜
石申甫星經

平寶搜神記
王琰冥祥記
李翺卓異記
呂源明家塾記
容齋續筆 俱洪邁
曾肇行述
龍魅鳳髓 張文成
程大昌備邊對
○后史
○館閣書目 陳騤
河圖著命論
汜勝之書
無文錫茶譜
郭璞列星圖

續搜神記
何法盛徵祥記
任昉述異記
黃氏日抄 黃震
學齋佔畢 史繩祖
雲溪友議 范攄
幽閑鼓吹 張固
張端義貴耳集
塵史 王得臣
○孫氏瑞應圖
河圖括地象
○伯樂相馬經
煎茶水記 張又新
陶弘景星經

黃子發相雨書　吳範占候訣
太公六韜　太公陰謀
武經七書　司馬彪戰略
列仙通鑑　劉向列仙傳
圓覺經　淨惠禪師語錄

子部類書

白孔六帖 白居易孔傳　徐堅初學記
太平御覽　太平廣記 俱李昉
玉海 王應麟　事物淵海
山堂考索 章俊卿　皇朝類苑 江少虞
錦繡萬花谷 孫翰　漢雋 林越

集部凡一百九十四種

荀況集　屈原離騷
谷永集　揚子雲集 揚雄

師曠占　藝文類聚 歐陽詢
太公金匱 俱呂望　册府元龜 王欽若
太白陰經　古今說海 陸楫
茅君內傳 李遵　事類賦 吳淑
景德傳燈錄 僧道原

○黃帝出軍訣　事文類聚 祝穆
司馬法 穰苴　韻府羣玉 陰時夏
○抱朴子 葛洪　四十家小說
上清隱書龍文經　合璧事類

宋玉集　王褒集
史岑集　馮衍集

班孟堅集 班固
張衡集
趙壹集
魏文帝集
卞蘭集
傅咸集
成公綏集
左太冲集 左思
孫興公集 孫綽
宋孝武帝集
王融集
孔稚圭集
劉孝儀集
徐僕射集 徐陵

班婕妤集
蔡中郎集 蔡邕
王文考集 王延壽
陳思王集 曹植
夏侯玄集
應亭集
夏侯孝若集 夏侯湛
陸士衡集 陸機
庾闡集
臨川內史集 謝靈運
温子昇集
江文通集 江淹
始興內史集 蕭子範
盧思道集

鄭康成集 鄭玄
崔長岑集 崔駰
魏武帝集
王仲宣集 王粲
諸葛武侯集
山公啓事 山濤
潘黃門集 潘岳
張孟陽集 張載
殷荆州集 殷仲堪
謝氏蘭玉集 謝惠連
邢子才集
裴子野集
西山集 庾肩吾
江總集

馬融集
崔子玉集 崔瑗
魏武奏事
劉公幹集 劉楨
傅玄集
張茂先集 張華
杜育集
劉太尉別集 劉琨
袁山松集
鮑川軍集 鮑照
劉繪集
陸太常集 陸倕
沈炯後集
唐太宗集

褚亮集
姚元之集 姚崇
唐玄宗集
李翰林集 李白
宋之問集
陸宣公集 陸贄
李華集
元氏長慶集 元稹
蔣防集
追昔游集 李紳
張鷟集
童蒙集 權德輿
殷文奎啓註
楊文公集 楊億
蘇味道集
宋景集
許敬宗集
杜詩千家註 杜甫
陳子昂集
錢考功集 錢起
常袞集
裴晉公集 裴度
丁卯集 許渾
孫逖集
胥臺集 皮日休
香奩集 韓偓
于公異奏記
李昉集
李嶠集
張燕公集 張說
駱賓王集
王輞川王維
盧綸集
韓文公集 韓愈
彭陽唱和集 劉禹錫
王中和集 王建
嵐齋集 李躍
玉谿生集 李商隱
雲臺編 鄭谷
李司空論諫集 李絳
宋仁宗集
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修
搜玉小集 崔融
張曲江集 張九齡
楊盈川集 楊炯
岑嘉州集 岑參
元氏聲集
柳子厚集 柳宗元
白氏長慶集 白樂天
樊川集 杜牧
姑臧集 李德裕
臨淮集 武元衡
姚少監集 姚合
鏤冰集 殷文奎
宋孝宗集
楊誠齋集 楊萬里

豫章集 黃庭堅
蘇欒城集 蘇轍
程伊川集 程頤
胡文恭公集 胡宿
王臨川集 王安石
呂正獻公集 呂公著
翰苑制草集 周綸
宋景文集 宋祁
毗陵集 張守
草堂集 魏野
張子野詞 張先

集部類書

文苑英華
漢文選

韓魏公集 韓琦
孫文懿公集 孫抃
呂太史集 呂祖謙
王文岐公集 王珪
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
周益公集 周必大
淇水釣翁集 李清臣
徂徠集 石介
寶晉集 米芾
睢陽子集 孫復
廬陵詩註

宋明宗文章志
唐文粹

嘉祐集 蘇洵
鴻慶集 孫覿
李至集
胡濟菴集 胡銓
范忠宣公集 范純仁
汪浮溪集 汪藻
青瑣集
慶湖遺老集 賀鑄
樓攻媿集 樓鑰
脞說前後集 李君房

墊虞文章志
宋文鑑

蘇文忠公集 蘇軾
程明道集 程顥
朱文公集 朱晦菴
曾南豐集 曾鞏
晏臨川集 晏殊
玉溪集 呂大臨
宋元憲集 宋庠
小畜集 王禹偁
柯山集 張文潛
野處猥稿 洪邁

丘淵之文章錄
元文類

歷代名臣文疏　四六會編　徐諧賦苑　古今箴銘集
樂府集　徐仲雅宮詞　六朝詩　唐百家詩
唐本事詩　宋詩　全唐詩話　古今詩話
司馬温公詩話　珊瑚鈎詩話　後山詩話　高齋詩話
王直方詩話　唐寅詩話　西清詩話　文酒詩話
宋朝詩話　詩話總龜

右書目。乃侍先宗伯於京邸時註雕龍所引用者。迨戊寅。書樓燬于火。凡充棟者。悉煨燼矣。惟是帙卷諸山房。幸無恙。蓋當時或得之全部。或得之類書。皆不可考矣。今自註中所標而錄之分爲四部。共六百七十六種。非以誇博也。聊爲醒眼之助云爾。扈望生林世勤識。

駢語雕龍目錄

天地類　星　露　雲　雨
君臣類　皇帝御極　藩王　宸翰類　御製　宴饗類　御宴　官制類　三公　太師　太傅　太保
老人星　雪　河
聖壽　宗子　誕皇子　愛君憂民　教儲　薦賢
茶　酒

左右丞相　平章事　參知政事　開府議同三司
特進　留守　尚書令　中書令
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吏部郎中　戶部尚書
司徒　戶部侍郎　禮部尚書　戶部侍郎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刑部尚書　禮部侍郎
工部尚書　司空　工部侍郎　刑部侍郎
翰林院　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承旨　工部員外郎
侍讀學士　國史院　監修國史　直學士院
著作郎　著作佐郎　監修國史　編修官
祕書郎　校書郎　祕書監　祕書丞
國子監丞　國子博士　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太學助教　太子太師　太子少師　國子助教
太子少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保　太子太傅
諭德　司經局　家令　宮僚　太子詹事

御史臺　御史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治書侍御史　監察御史　諫院　左右諫議大夫
左右司諫　左右補闕　左右拾遺　樞密院
樞密使　同知樞密院事　樞密副使　節度使
防禦使　宣撫使　宣慰使　安撫使
經略使　登聞鼓院　集賢院　太常卿
太常少卿
制科類　進士及第　不學
知貢舉　狀元　勤學　銘
文學類　博記　箴　歷代史
文士　詩　春秋傳
著作類　贊
著書
頌

音樂類　歌　舞
樂　器
宮室類　第宅
宮殿
瑞物類　龍涎香
靈芝草
冠服類　衣　袍　裘　冠
帽　巾　帶　笏
履
珍寶類　金　玉　珠
錢
錦　絲

扇　燭
農桑類
親耕　親蠶　禾　麥
物類類
麒麟　騶虞　白鹿　白兎
馬　魚
兵旅類
征敵　僭叛　克敵　歸美

駢語雕龍卷之一

揶琊　王世貞元美　選
莆陽　游日章學絅
晉安　林世勤天懋　註

星

北斗爲天官之喉舌。范曄後漢書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陛下喉舌。東壁燦上帝之圖書。陶弘景星經曰。東壁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明則圖書集。道術行。小人退。君子策馬更見於王良。史記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騎尾已驚於傅說。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得。得而不可見。傅說得之以象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賢人百里。顯太丘之啓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後漢陳寔傳曰。寔字仲弓。爲太丘長。益部二星。協李郃之觀象。後漢書曰。和帝分遣使者至州郡觀採風謠。有二使到益州。郃曰。二君發京師。已知朝廷遣二使。使問何以知之。郃云前有二星。向益州分野。河中五老。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於昴。魁下三台。春秋

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二旋。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第一至四爲魁。前漢律曆志曰。魁下六星兩兩而北者。曰三台。斗柄指而天下春。鶡冠子曰。斗柄指東天下皆春。大火中而寒暑退。左傳曰。火中寒暑乃退。註云。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客星入市。慨京房之自明。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爲石顯所譖。繫獄。房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市。卽吾無辜之驗也。後果然。太史告侵。驚嚴光之共臥。會稽典錄曰。漢建武五年。詔徵嚴光。命宴會暮留宿。光以足加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上曰。昨夜與嚴子陵共臥耳。戴入時稱於單父。孔子家語曰。巫馬期爲單父令。戴星出入。以理人。不出預卜於南郊。豫章烈士傳曰。周騰爲御史。桓帝欲祀南郊。騰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忽太子卒。遂止。助月而明。顯在位之賢者。孫氏瑞應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麗天垂象。降多壽於萬人。運斗樞曰。天樞得。則景星見。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昴則淪精於蕭何。春秋佐助期曰。蕭何稟昴精而生。歲常降靈於方朔。漢武故事曰。西王母使者至。東方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間。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

老人星

金行貫敍。西方金行之氣。顥氣肅乎西成。前漢禮樂志曰。秋歌西顥。顥。天白氣也。文粹曰。西成。西方成天也。珠緯纏空。唐楊炯渾天賦曰。五緯連珠。祥耀麗乎南極。星經曰。祥耀。星光也。晉天文志曰。老人星。一名南極。斗樞之說。散翼垂芒。運斗樞曰。老人星。見常散翼垂芒。石氏之占。澄霞助月。星占曰。星出澄霞助月。則主人君壽。唐武三思賀表曰。澄霞助月。非唯石氏之占。散翼垂芒。何

獨斗樞之說。薦人君之壽。既稽元命之圖。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一大星爲老人星。注平則見。見則王壽。嘗以秋分候之南郊。表天下之安。又見西京之志。前漢天文志曰。狼弧有大星曰老人星。

雲

翼鳳而起。晉陸機賦曰。翼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潢汙。從龍以飛。易曰。雲從龍。北陸唱名。忽來太史之奏。宋韓琦家語曰。宋仁宗試進士。韓魏公名在第二。時唱一甲方終。太使奏五色雲見。從官皆賀。西方仰視。預察賢人之藏。京房易飛候曰。視西方有大雲五色。其下賢人隱也。登臺上而紀書。左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遂登觀臺以望而書。註云。分春分秋分。至冬至夏至。啓立春夏。閉立秋冬。視日旁以知吉。周禮曰。保章氏以五色雲物。辨吉凶之祲象。視日旁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非夾日之赤烏。無事令尹之移。左傳曰。魯哀公五年。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終不禁。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不失國宜哉。異圍軫之蒼霓。何須唐史之畫。春秋文耀鉤曰。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而蹲於是唐史畫遺灰而雲滅。帝鄉仙馭。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高唐麗形。宋玉高唐賦敘曰。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上有雲氣。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曰。此何氣也。玉曰。朝雲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晝寢夢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側。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方升堂而見黃。稱

爲舜瑞。春秋孔演圖曰。舜將興。黃雲升於堂。觀入房之生白。端作湯祥。孔演圖曰。湯將興。白雲入於房。望冠纓之儼容。易通卦驗曰。寒雲正陰。雲出如冠纓。驚林木之爲狀。卦驗曰。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宮闕構象。彰漢祖封山之奇。漢郊祀志曰。武帝封泰山。夜有光。晝有白雲起於封中。車蓋亭空。肇魏文毓秀之瑞。魏書曰。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堯實起於沉璧。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迴風搖落。成則浮於觀河。禮斗威儀曰。周非人臣之氣。魏文帝詩云。西北有浮雲。亭亭似車蓋。成王治平。觀於河。青雲燃石聞香。王子卜拾遺記曰。爛石色紅如肺。燒之有香烟。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香雲遍潤。則成香雨。濯魚待雨。黃子發相雨書曰。四方浮於河。有濯魚。雲疾者。卽日雨。王母奏瑤池之曲。每聞受觴明君。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爲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漢皇興豐沛之歌。胡爲徒想猛士。史記曰。漢高祖過豐沛。擊筑自爲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覩青天之樂廣。晉書曰。樂廣有丰姿。衛瓘曰。此人若披雲霧而覩青天。見白日之姜公。徐幹中論曰。文王遇姜公於渭陽。灼然如披雲見白日。彩繞松上之浮車。宋書曰。宣太后陵前後有光。及五色雲。又五彩雲在松上如車蓋。黃瀰宮中之寶鼎。漢書曰。武帝迎汾陰鼎至甘泉宮。黃雲蓋其上。金枝玉葉。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金枝玉葉止於帝上。鄙青雉之臨營。吳範占候風氣祕訣曰。有青雲如雉兔臨城。營軍敗走。繡文錦章。晉成公綏賦曰。或繡文錦章。依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也。慨丹虵之微要妙。綿邈臨虛。輕翔浮漂。隨後。兵書曰。有雲如丹虵隨星。後大戰殺將。紛綸絢彩。散赤水之餘霞。龍魚河圖曰。崑崙上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煥衍騰文。凝古雲之曉露。郭憲洞冥記曰。東方朔遊

吉雲之地。武帝問何名青雲。朔曰。其俗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樂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帝曰。可得否。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之琉璃器以授帝。帝徧賜羣臣。得嘗者。老皆少。疾病皆愈。

雨

樊英噀水于西向。東起多雲。楚國先賢傳曰。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噀之。乃記其時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滅。欒巴噀酒於南方。北來有氣。葛洪神仙傳曰。欒巴蜀人。徵尚書郎。大朝。得酒不飲。西方噀之。詔問巴巴曰。臣本縣成都大火。臣以酒爲雨而救之。帝驛問。咸云雨從北來。有酒氣。唱淋鈴於蜀道。明皇雜錄曰。上初入斜谷。屬淋雨涉塗於棧道。聞鈴聲與山相應。上悼念貴妃。因采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聞奏鼓於劉城。梁任昉述異記曰。廬山有康王谷。北嶺有劉城。天每欲雨。山上輒有鼓角之聲。村人以爲候。辨獄五原。恩傳。盈郡之呼。唐德宗實錄曰。顏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隴使。五原有獄。久不決。眞卿至。立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爲御史雨。出巡東海。瑞應行車之隨。謝承後漢書曰。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境旱。嵩出巡處。甘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姓。獨不遷降。乃迴赴之。雨隨車而下。鞍上飛雲。宋永初山川記曰。鄱陽長壽山。形似馬。白雲出於鞍中。崇朝而雨。洞中鞭石。盛弘之荊州記曰。很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許。有二大石。俗名陰陽石。旱不能進諫納忠。至令天地否隔。咎靁在輔。乞以身塞。於是積薪聚艾。茅以自環。構火將自焚。未及須臾。密雲澍雨。戴封積薪。起嘆服於遠邇。謝承後漢書曰。戴封遷西華令。時大旱。封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大雨。遠邇嘆服。玉女披衣於涌氣。王孚安成記曰。萍鄉西城津有

玉女罔天常雨輒先涌五色雷君出裝以西行。焦贛易林曰。雷君出裝。隱隱西行。霖雨不止。流爲江河。得粟爲襦恩歸造物。宋蘇軾喜雨亭記曰。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發苗生鮒却斂神功。宋韓稚圭詩曰。已發宋苗安在握。再生莊鮒不虞枯。須臾滿慰三農望。斂却神功寂似無。認天河之浴豨。相雨書曰。四方北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三枚相連。如浴豬豨。三日大雨。觀羣羊於卯日。師曠占曰。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乃雨。五政不爽。管子曰。春發五政。曰論孤幼。赦有罪。賦爵列。授祿位。脩溝洫。復亡人。治封疆。正阡陌。無殺麛。殆非忭羅浮之神龜。郭之美羅浮山記曰。山有龜淵。淵有神龜。龜鼻貫銅環。若穢此淵。卽日澍雨。十日爲期。易飛候曰。太平之時。卯無絕辜。五政得時。春雨乃來。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獨見鳴武昌之石鼓。皮寥武昌記曰。城西有石鼓山上有二石鼓。鼓鳴天必雨。商羊應節以奮躍。家語曰。齊有一足鳥。飛集殿前。舒翅而跳。齊人訪諸孔子。孔子曰。鳥名商羊。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迅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石燕順時而飛翔。庾仲淮湘州記曰。零陵山有石燕。遇雨則飛。如生鷰。雨止。遂化爲石也。居寺講經。乃驚視于黑水。幕府燕閒曰。有僧講經山寺。有一叟來聽。問其名。乃曰某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來此聽講。曰能救旱乎。叟曰。上帝封江湖水不登山藉草。忽解夢於白衣。後周書曰。達奚武爲同州刺史時。旱。武祀華山廟。武因藉草而宿。夢一白衣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尙。武驚覺。且而澍雨。霖則爲巖相之輔商。尙書曰。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高宗命之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霈則喻尼父之相魯。鹽鐵論曰。孔子大聖也。嘗居小位。相魯三月。不令而行。百穀是仰。左傳曰。魯季武子如晉。范宣子賦黍苗。武子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笑事加鞭乎雷公。淮南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爲鞭策雷以爲車輪甘泉已飛魏劉楨詩曰和風從東來玄雲起西山夜中發此氣明旦飛甘泉不必致尤乎風伯韓愈頌曰維茲之旱兮其誰之尤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且不破塊四京雜記曰董仲舒云太平之時豈惟濯枝周處風土記曰六月有雨名濯枝雨此樂方詠於未央宋歐陽脩詩曰誰云田家苦此樂殊未央安見衣生堂上晉張載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洒四溟堵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休徵順應於曰肅尚書曰休徵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注云君行敬則時雨順何有舟運庭中成公綏陰霖賦曰沉竈生龜中庭運舟

露

本陰陽之氣大戴禮曰露乃陰陽之氣也陰氣盛則凝爲霜雪陽氣盛則散爲雨露降爲神漿隋盧思道賀表曰神漿可挹流珠九尸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增之下洩神靈之精號爲天酒瑞應圖曰甘露者美露也神露之精仁瑞之澤凝如脂甘如飴名天酒和以漢宮之玉屑漢武故事曰帝承露盤上有仙人掌擎玉盤承露和玉屑飲之擢以魏室之金莖魏志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銅龍繞其根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騰蛇出遊千里不止劉向說苑曰騰蛇遊於霧露千里不止白鶴見滴八月揚聲風土記曰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葉上滴滴有聲則鳴因寒常見

於爲霜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爲霜呈瑞既聞於如雪宋書曰文帝元嘉中甘露類降狀如細雪辟穀飽飲還推姑射神人莊子曰姑射之山有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執囊勤求惟見菜山童子東陽無疑齊諧記曰弘農鄧紹八月旦入菜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求柏葉上露紹問之對曰赤松子取之明眼言終不見著水凝素拾遺記曰崑崙上有甘露著木石則皎然如霜雪下

地騰文。梁江淹別賦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含天乳之純英。郭璞列星圖曰。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占明潤則甘露降。淪軒轅之積粹。禮斗威儀曰。君治政則軒轅之精散爲甘露。溼木自潤。表善政於零陵。謝承後漢書曰。沈豐爲零陵太守。甘露降。膏潤草木。依樹成甘。感至孝於趙郡。隋書曰。李德饒趙郡柏鄉人。性至孝。丁父憂。單縗徒跣。甘露降其樹。盛在囊中。郭延生述征記曰。八月初一作五。明曩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取於雲表。後漢故事曰。帝作金莖。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曼倩東走。夕奉琉璃之盛。漢書曰。東方朔字曼倩。餘詳上雲注。屈平與辭。朝飲木蘭之墜。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飡秋菊之落英。丹漿含於畢勒。洞冥記曰。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咲。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美味傳于仙丘。山海經曰。仙丘降仙人常飲之。被蒼蒼之蒹葭。毛詩曰。蒹葭蒼蒼。蒼白露爲霜。言甘若蜜。王充論衡曰。甘露味如蜜。零瀼瀼之蔓草。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其凝如脂。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仁澤也。其凝如脂。五色吉雲。見上雲註。三危美水。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三危西極國也。宴諸侯而有禮。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子胥何憂於沾衣。吳越春秋曰。子胥諫吳王。王怒。胥暮歸。舉衣出宮中曰。宮中生草棘。霧露沾吾衣。獻帝朝以明休。見下註。少孺不勞於捕雀。說苑曰。吳欲伐荊。舍人孺子欲諫。懷彈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苦露沾衣。臣曰。捕黃雀。不覺露沾衣。零於庭而著異。孔六帖曰。李懸爲貝州刺史。甘露偏庭樹。邑人曰。美政所致。紀於年以標奇。漢書曰。宣帝神爵年間。甘露屢降。後改五鳳爲甘露元年。二句出柳宗元表。承以玉杯。凌漢宮而淹美。見上註。獻之瓊爵。掩魏殿而稱珍。曹植魏德論曰。玄德洞幽。飛化上承。甘露以降。蜜淳冰凝。觀陽弗晞。瓊爵

是承獻之帝朝以明聖徵。

雪

銀盃逐馬。縞帶隨車。韓愈詩曰。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始飄六出之霙。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咸喜三白之瑞。朝野僉載曰。正月三白。田公咲嚇嚇。西北人諺曰。要宜。梁王遊苑。授簡於大夫。宋謝惠連賦曰。梁王不悅。遊於菟園。俄而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衞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命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祕思。聘子好詞。侔色揣稱。爲寡人賦之。周武建都。出麥見三白。見于河伯。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都洛。大雪十餘日。甲子朝有五車兩騎。止于王門。師尚父曰。南海祝融。北海玄冥。東海勾芒。西海蓐收。河伯馮脩。諸神來謁。因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謝女之風中絮起。劉義慶世說新語曰。謝安雪日集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宋臣之衣上花明。宋書曰。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乘輿登舟。亦何嫌於夜渡。唐語林曰。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逵。時戴在剡溪。乘輿棹舟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涉行披氅。爰起號于仙遊。晉書曰。王恭衣鶴氅夜繞雪行。時人謂之神仙中人。楚謠以幽蘭儷歌。宋玉賦曰。援琴而鼓。爲幽蘭白雪之曲。曹風以麻衣比色。毛詩曰。鳲鳩拙閑。麻衣如雪。二句出謝惠連賦。乘輦高唱。昆明駭視於周王。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明之臺。召諸方士。有二人乘飛遊之輦上席。酣醉時赤旱地裂。一人能以歌召雪霜。於是引口一吸。則雲起雪飛。著木成甘。嶲州致貢于王母。

拾遺記曰。穆王東至大攖之谷。西王母來進嶰州甜雪。嶰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寒多雪。著草木皆融而甘。可以爲果。爲瑞每聞其盈尺。謝惠連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祲於陰德。應時不必於封條。西京雜記曰。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條。凌弭毒害而已。鹽虎凝形。宋韓魏公詩曰。老石蓋深鹽虎陷。冷枝擎重玉龍寒。高臥遂袁安之志。晉宋錄異傳曰。大雪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民家皆除雪。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玉龍高戰。張元昊詩曰。戰退玉龍三百萬。敗殘鱗甲滿天飛。露寢慰焦先之心。皇甫謐高士傳曰。焦先世莫知所出。野人以爲死。火燒其廬。因露寢。冬大雪。先祖臥不移。瓊樹賦於惠連。謝惠連賦曰。庭引瑤墟。林植瓊樹。瑤華詠于子野。梁裴子野詩曰。拂草如連蝶。落樹似飛花。若贈離居者。折以代瑤華。東郭迹困。甘踐地而忘憂。史記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履有上無下。行雪中。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角哀道窮。亦併衣而無怨。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相與爲友。聞楚王好士。欲往仕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入樹而死。琴操載思革子石文子叔慾子事同。青雨廣延之國。拾遺記曰。廣延國。在扶桑。常雨青雪。冰霜之色。皆如紺碧。赤布河陰之區。晉朝雜事曰。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當空初認散鹽。見上註。入夜猶能暎字。宋齊語錄曰。孫康家貧。常暎雪讀書。烹茶燕妓。何慙低唱之誇。聖政編年曰。宋陶穀學士。買得黨太尉家妓。遇雪。陶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麤人。安有此。但銷金帳中。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默然慚其言。開徑延賓。喜成暖寒之會。天寶遺事曰。巨豪王元寶。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徑。迎接賓客。飲宴。謂之暖寒會。景公因以發粟。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者。衞君感於負薪。王孫子曰。衞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奚故。對曰。雪下衣薄故也。於是衞君憮見顏色曰。

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

乃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雲落豆灰。已入東坡之爐煆。文酒詩話曰。王勉詩云。上天燒下豆稭灰。烏李從教變白梅。東坡次王仲玉云。江雲欲落豆稭灰。勉之詩近俗。入坡翁爐煆。則爲佳句。

歲飽牟麥。且托永叔之歌吟。歐陽永叔詩曰。共貪終歲飽麰麥。豈恤空林饑鳥雀。

河

注斯蒲昌。分于葱嶺。山海經曰。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激三門之險。水經曰。禹鑿砥柱以通河水。謂之三門。難及駟馬之追。愼子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不可及。泛九河之流。呂氏春秋曰。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一曰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七潔。八鉤盤。九鬲津。縱彼偃鼠之飲。莊子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大禹敬受綠字。晉地理志曰。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黃帝喜得白圖。河圖曰。黃帝夢兩龍授圖。乃齊詣河洛。有魚汎白圖。折溜而止。跪而授之。碧魚啓昌。徵於中流之渡。武王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黃龍呈瑞。欣於至樂之觀。河圖曰。舜卽位。與三公臨河洛。有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金爲繩。白玉爲檢。章曰黃帝符璽。投璧若晉文。結同心白魚濯入于王舟中。

於舅氏。左傳曰。晉文公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之罪甚多。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沉馬如漢武。勑協力於臣工。史記曰。漢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於是天子臨河。沉白馬玉璧。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塡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旣臨河。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軒皇知崑崙之開。時聞風后。河圖曰。風后對黃帝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于崑崙之墟。晉侯決梁

山之壅。因聽伯尊。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通。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問焉。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問之。如其言。而河流矣。漢已亡其八枝。事類賦註曰。呂氏春秋云。鉅鹿九河。合爲一河以入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漢世。河決金堤。議者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班固云。自茲距漢。亡其八枝也。賈復言其三策。漢書曰。哀帝時。賈讓奏治河有三策。若徙當水衝之人以避之。故河使北入海。不勞人力。可以成功。謂之上策。若據堅地作石堤。東西水門。角用水與土。旱開東水門以溉田。水開西高門以分河。富國安人。謂之中策。苟善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此害。乃最下策也。覩茲浩浩。甘茂歎持楫之宜。說苑曰。甘茂使齊渡河。船人曰。河水猶澗耳。君不能渡。何王之能說乎。甘茂曰。持楫濟彼悠悠。沮受起臨舟之嘆。魏志曰。袁紹渡河。沮授臨舟嘆曰。上盈其志。下矜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識三州之負隨。流我不若子。說萬乘之君子不如我。蕭廣濟孝子傳曰。三州人者。皆孤單煢獨。相約爲父子。老者因命二人於大澤中作舍。且欲成父曰。此不如河。二人復填河。二旬不立。有一書生過之。爲縛兩土肫投河中。明日望見河中土高丈餘。見五老之飛星。見上星註。因疾得占。豈作楚昭之祟。左傳曰。楚昭王有疾。卜河爲祟。大夫請祭。王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望也。塞渠傳俗。空聞王莽之名。史記渠書曰。河之爲災害。中國尤甚。尚書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又釃二渠以引河。如淳註云。二渠一出貝丘。一出隰川。王莽時廢塞。故俗謂之王莽河。申屠負石自沉。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世將自投于河。崔嘉止之曰。聖人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濟臺投璧而去。水經曰。濟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取。不可以滅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出。示無恢意。混沌流出。方托孟東野之詩。唐孟東野詩曰。誰開混沌源。流出混沌河。激湍高凌。且就成公綏之賦。成公綏賦曰。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

積石之嵯峨。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羽與通九里以致潤。張璠漢紀曰。郭純爲潁川太守。光武詔曰。賢能殆千年而始清。拾遺記曰。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

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馬頰之馳波。爾雅疏李巡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故曰馬頰。懸觀若磬。唐櫽德輿表曰。長之君以爲瑞。又曰。黃河清而聖人生。龍門之激箭。見上註。瀾浩浩百里如鏡。

回眺飛空。銀潢之影橫秋。宋周必大表曰。銀潢演閣。蓋自於源深。韻府曰。天河謂之銀潢。文選曰。霜氣橫秋。帝臺之漿暎日。山海經曰。鍾鼓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又曰。高前之山。有水甚寒而清。帝喜之。蒙千尋清徹。唐崔融表曰。式昭靈命。黃河清徹。俯瞰明珠。張華博物志曰。水底有鮫居。能泣珠。一曲澄鮮。河圖曰。河出崑崙千里。一曲入海。謝靈運詩曰。空水共澄鮮。遙觀紫貝。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任賢圖治。傷孔子適趙之還。家語曰。孔子適趙。及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子貢問何謂。子曰。竇鳴犢舜華。賢大夫也。而殺之。積德自強。鄙武侯誇魏之喜。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皇帝御極

豐沛慰上皇之思。鷄犬能識。西京雜記。高祖以太上皇思豐沛。故作入新豐道路。一如豐沛。人家鷄犬皆識家。官祿隆郡守之任。博奕可償。漢書曰。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及宣帝即位。遂爲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矣。太原肇基。猶懷飛鳥之感。唐書曰。貞觀十五年。并州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愿賜臨幸。上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況朕

太原起義。兵定天下。復小遊觀而遽忘耶。隆慶建業。永勒潛龍之題。類聚曰。宋太祖在潛邸。與宋王同居興慶里。時號五王子宅。本名慶坊。及景龍末。內有龍池涌出。望氣者云有天子氣。中宗幸其地。以厭之。名地爲飛龍。因立興慶宮。後改爲飛龍院。聚會黨隣。殊恩宴設於宮裏。唐書曰。興聖寺。乃高祖龍潛舊宅也。武德元年。以爲通義宮。六年。高祖臨幸。大宴羣臣。引見隣里父老。頒賜有差。徘徊鄠杜。靜思穎憶於鹵中。漢書曰。宣帝爲皇曾孫。喜遊俠。鬬鷄走馬。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蓮勺鹵中。尤樂鄠杜之間。紫薇預占。列右席于酒舍。湘山野錄曰。宋太祖太宗龍潛與趙韓王遊長安。陳摶遇之大笑。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酒市飲乎。太祖曰。與趙學究三人共遊。可同之。陳瞥視韓王良久曰。也得非渠不得。既入市。韓王脚跛。偶坐席右。陳怒曰。紫薇帝垣一小星。輒遷上坐。可乎。斥之使君帝左。白首相見。憶先年於春宮。唐書曰。高興此。云。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倏忽已三十年。與卿白首相見。歷觀書傳共白首者幾人。三府重任昉之推。南史曰。梁武帝尅建業。霸府初開。以任昉爲記室。參軍始謂任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射故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十年隆郭嘉之表。魏志太祖表郭嘉曰。自從征伐。十有一年。平定天下。謀功爲高。追證貞侯。

聖壽

周武九齡之夢。見父子之至情。禮記曰。文王問武王曰。汝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召穆萬年之陳。明君臣之大義。毛詩江漢召穆公美宣王。漢書曰。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倪寬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蕭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倪寬再拜。上符應於封山。漢書曰。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倪寬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蕭鮑邕永享。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子奉觴。願無忘於在莒。曾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稽圖元命。祺壽允兆於瑞呈。見上星註。逢悅詢。誕節曾聞於移社。唐玄宗紀曰。明皇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等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五更未到。侍立寶慈之宮。白虎通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元之詩曰。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尊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百歲遐期。共祝長生之殿。王元之詩曰。待漏齊趨聖節筵。雲開金闕上。青天平明引入長生殿。共祝堯雲百歲年。

誕皇子

瑤光呈貫月之祥。河圖著命論曰。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紫電顯繞樞之瑞。帝王世紀曰。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李君下空而入夢。王明清揮麈錄曰。宋章懿李后。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明年果育昭陵。而幼年每穿履襪。卽亟脫去。禁中皆呼赤脚仙。神人捧日以寘懷。宋史曰。太宗母昭憲皇后。夢神人捧日寘于懷。遂有娠。戲館二龍。太宗徵異。唐書曰。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一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嘉禾九穗。劉秀成名。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時。有嘉禾一莖九穗。縣境大熟。因名秀。仙李盤根笑唐基之未大。太平御覽。因老子之母。到李樹下。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號稱仙李。後唐以老子爲祖。猗蘭奕葉。掩漢事而有光。洞冥記曰。漢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崇芳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林。來蔽戶牖。乃改閣爲猗蘭閣。後王夫人生武帝。杜詩曰。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已上二聯。又出周必大表。

教儲

鷄鳴問寢。禮記曰。文王爲世子時。朝於王季。鷄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曰。今日安否。曰安。文王乃喜。

鶴禁通霄。劉向列仙傳曰。周靈王太子晉。乘白鶴駐山巔。謝時人而去。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漢官闕疏曰。鶴宮太子所居。凡人不得輒入。故曰鶴禁。杜詩曰。鶴駕通霄鳳蓋備。鷄鳴問寢龍樓曉。

鮑魚不登。見尙父之直諫。賈誼新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鮑魚。太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豆豈有非禮可以養太子哉。

邪蒿命去。誠博士之忠貞。北史曰。邢峙爲博士。授太子經。廚人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食。

針刺坐氈。致規諷之益怠。晉書曰。杜錫遷太子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太子患之。後置針着錫坐氈中。刺之。

智囊龍爵。積慘刻之成謀。漢書曰。晁錯拜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所坐氈中刺之。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吳楚七國俱反。袁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

壓紐祈神。爰托楚國。左傳曰。楚共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乃有大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當璧血刃。於是斬東市。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

雙陸入夢。遂迓房州。唐書曰。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狄仁傑曰。壓紐闕學。龜屬成然。爲君子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帥師專行。乃來里克之疏。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觀天下未厭德云云。今欲繼統。非盧陵不可。后怒。能議久之。謂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以儆陛下乎。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王於房州。

分朋角勝。祇貽處俊之憂。唐書曰。高宗上元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王東朋。周王顯王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尙少。當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夫帥師專行。謀謨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令分一朋。遞相誇視。非所以勸敦睦也。上還止之。

藩王

訓梓垂芳。史記曰。周公惟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作梓材篇。言爲政之道。如梓人理材焉。剪桐貽緒。史記曰。唐叔虞者。成王弟。成王與叔虞戲。剪桐葉爲珪。以封叔虞。史佚請擇日。成王曰。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周之曲阜。元子遣侯。史記曰。成王封伯禽於曲阜曰魯。毛詩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之平臺。恭王襲父。漢書曰。梁孝王武。以孝文四年。徙爲淮陽王。於是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魯恭王餘。以孝景二年。立爲淮陽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鼓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壞。壁中得古文經註。已上六句出册澤王制。寶玉分以厚伯叔。尚書曰。武王乃昭德于異姓之邦。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振膰施而親弟兄。荀子曰。以振膰之禮親弟兄之國。設醴尊賢。誰如楚國之敬。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弟也。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爲設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焉。穆生退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舞袖小舉。終益桂陽之封。漢書曰。長沙定王發。景帝二年立。應劭註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衣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宗子

葛藟刺同姓之寡恩。毛詩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刺桓公之棄九族也。麟趾昭公子之遵化。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美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玉階之揖。司儀特別於寵榮。周禮曰。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王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後漢書曰。東平王蒼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金路之封。巾車致隆於尊貴。周禮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大旂以封同姓。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者。杜氏通典曰。漢文帝問東平王有路爲是。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五路。金路以封同姓。非特賜也。滕薛爭長。終宗盟之當先。左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後。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濮燕同生。誇登科爲第一。事文類聚曰。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同年月日時。是爲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後卽帝位。令鑠進士及第。爲宗室登科第一。維城詠於宗子。毛詩曰。大宗維翰。宗子維城。遞驛訪於東平。後漢書曰。東平王蒼肅宗卽位。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閭大夫。甘守汨羅之節。類聚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與王議國事。謀行職脩。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尙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沉汨羅而死。中山公子。永存魏闕之思。莊子曰。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樂豫進言。欲培公樹之枝葉。左傳曰。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呂氏呈譜。乃重帝系之本根。宋呂祖謙進仙源類譜表曰。帝系綿延。鑒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灝。思規摹榘矱之遵。乘車齊於編人。陋漢家之混於異姓同姓之辨。後漢書曰。光武自宗室諸侯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親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好書招乎賓客。歎劉安之稱於大山小山之篇。考索曰。劉安招隱士詩序。乃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

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選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小山。或稱大山。猶詩有大雅小雅。詩曰。桂樹聚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兮枝相繆。

愛君憂民

李白作詩。獨隨朝宗之水。李太白詩曰。獨隨朝宗水。赴海輸微涓。子建興嘆。欲擬傾陽之葵。曹子建曰。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桃符題於家居。惟期道泰。朱文公言行錄曰。公晚年家居。題桃符云。愛君期道泰。憂國願年豐。玉堂入於清夢。欲報君恩。蘇軾詩曰。只因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郢城存衛國之忠。左傳曰。楚子囊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漆園發倚柱之嘯。戰國策曰。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者魯君老。太子幼。曰此丈夫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繫馬園中。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乎。默坐靜室。懷廊廟之永圖。趙善璙自警編曰。王文正公旦。常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惶恐。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憤歎洛陽。竭江湖之遠慮。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東郭上書於晉公。猶展蘧食之志。說苑曰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蘧食而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蘧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春陵詠詩於元結。乃悲草根之窮。唐元結春陵行曰。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

薦賢

九佐明作於唐廷。冊府元龜曰。堯之時。舜契禹后稷夔倕伯夷皐陶益。爲之九佐。七友登庸於虞陛。羅泌路史曰。雄陶方同續牙伯陽東不訛秦不宇靈甫。乃舜之七友。策事尚少。何嫌逐鹿之衰。鬻子書序曰。名熊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遂師之。觀過知仁。宜讚放麑之舉。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而啼。西巴放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二月。復召爲子。召虎平西境。毛詩注疏曰。召虎。周宣王之臣。王命召虎平淮夷。江漢之詩作焉。太常紀勛。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蒼龍辨東方。冊府元龜曰。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彝鼎銘績。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勤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楚莊田於郊野。得三士以佐邦。楚史檮杌曰。楚莊好獵。大夫諫曰。王無乃躭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棘刺虎豹者。吾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者。吾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齊宣獵於社山。請一老而作相。說苑曰。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賜田不租。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且曰。願大王選吏平法度。臣得壽焉。無煩擾百姓。臣得富焉。令少敬長。長敬老。臣得貴焉。今賜田不租。則倉廩將虛。賜無徭役。則官府無使。非敢望也。齊曰善。請先生爲相。伯華聞道。中尉卽薦于祁奚。左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韓起洵仁。晉卿遂請於穆子。左傳曰。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舉其偏。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史鰌如矢長懸北堂之遺思。家語曰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在衞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生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其子以父言告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進蘧伯玉退彌子瑕。禽息擊車甘爲西秦之爛腦。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爲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以頭自擊腦裂曰臣生無益於國不如死也穆公悟用百里奚以禮殯息。御車謙抑平仲褒才於節驕。史記曰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既歸妻請去夫問故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常有以自下者子爲人僕御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服飾斂華文子錄能於改過。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晉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子爲隘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胥臣識冀缺之恭敬先茅賞功。左傳曰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初白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與之歸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管子知弦章之明刑大理稱職。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若弦章請立爲大理。子皮以鄭僑而報譽。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韓厥因趙宣以知名。國語曰宣子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爲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厥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以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閉門憂思遇窺牆以釋縛。說苑曰下蔡威公閉門而哭旁隣窺牆問曰何故對曰吾國將亡也窺牆者聞其言則舉族之楚居數年楚果伐蔡窺牆者爲司馬見威公縛在廬中乃言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濮水追駟逢適楚以軾車。說苑曰蘧伯玉使至楚公子皙曰敢問上客何

之。遷伯玉爲之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中士託辭。下士託財。曰謹受命。遂見楚王。言士。王曰。何國多士。對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苗賁皇生於楚。走之晉。今臣來。逢公子皙濮水。又不知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騶。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車於楚。遷伯玉之力也。

西門豹師鄴邑之英豪。戰國策曰。西門豹爲鄴令。而辭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蓋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

北郭子明天下之賢者。晏子春秋曰。晏子以金粟遺北郭騷。騷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曰。養而參驗之。及親者身更其難。遂造公廷曰。晏子天下之賢。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乃自殺。公自追晏子及郊而反之。

蹇叔伸於知己。秦主重厚幣之迎。史記曰。秦穆公以殺羊皮贖百里奚。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于是繆公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慶足退而容賢。衛君致悅敬之寵。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對曰。抑有衛靈公乎。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

進璧懇謝。空想平君之徵名。史記曰。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有躄者。盤散行汲。美人見而笑之。明日躄者請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疾。後宮臨而笑臣。願請笑者頭。平原君終不殺。賓客咸引去。於是斬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賓客稍稍復來。

引肘寓規。深羨單父之遠慮。說苑曰。魯使宓子賤爲單父令。子賤借善書二人。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曰。子賤若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徵發。單父未幾化盛行。

扣角長悲於難遇。飯牛歌慘齊郊。淮南子曰。齊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爲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鍥久恨於歸來。食魚聲諠代舍。史記曰。馮諼見孟嘗君置傳舍。諼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復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入乘車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

不慕公仲以推賢。荀牛登用。史記曰。番吾君謂公仲曰。公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荷欣徐越皆賢可。公仲乃進三人。侍烈侯。賜相國衣二襲。羞臧文之竊位。展禽同悅。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賢良樂於明揚。世傳三事之喻。虞書曰。明明揚側陋。周書立政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雋俊歡於辟舉。士無五升之悲。說苑曰。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捐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本處矣。

御製

包犧吟詠於網罟。夏侯玄辨樂論曰。包犧氏教民畋漁。天下歸之。時興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乃有豐年之詠。殷湯刻銘於浴盤。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虞帝作歌。宣解民阜民之意。家語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周王著誡。闡輔人扶人之言。太公金匱曰。武王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不忘危。存無忘亡。杖之書曰。盛治顯於卿雲。尚書大傳曰。舜爲賓客。禹爲主人。乃唱曰。卿雲爛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至言昭於晨露。魏武帝短歌行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時可掇。集靈七字。粲星緯以騰華。沛邑三侯。戚韶而儷曲。見上雲註。豐年起炎帝之詠。見上註。大唐動放勳之歌。尚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鳳凰諷誦於豐都。桓子新論曰。文王時有鳳凰啣書至。乃作鳳凰之歌

曰翼翼翔翔鸞鳳兮啣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按圖殷鴻鵠迭唱於楚舞史記曰漢高祖欲易太子留侯爲畫計招隱士四人以爲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於房兮上客上召戚夫人指視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涕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歌詞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尙安所施田間醉臥忽詠萬國之明後山詩話曰宋太祖微時自秦中歸道華陰山醉臥田間日出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沛上擊筑遙想四方之守見上雲註輦遊後苑酒盃歡入於飄香宋仁宗賞花釣魚詩曰晴旭暉暉苑蘂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罥絮縈行仗隨蘂飄香入酒盃駕幸山中澗泉歎含於宿凍唐玄宗登太行山詩曰清蹕渡河陽凝茄上太行澗泉含宿凍山木帶餘霜玩櫻桃之景悅翠色於長津唐太宗櫻桃詩曰華林鋪芳景洛陽徧陽春朱顏含遠日翠色影長津步芙蓉之池悵驚風於輪轂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特殞勁草之語蕭瑀惕勵以書紳唐太宗賜蕭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賜和偃松之篇蔡孚探索于刻石唐書曰開元初蔡孚賦東海龍興觀偃松篇元帝賜和御書刻石記之鍾繇著績頻誦考父之書三國志曰魏鍾繇嘗爲相國文帝爲書與繇曰周之尹臣宋之考父衞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鍾鼎今執事實亮大魏以隆聖化故作斯銘勒之金石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銘見下丞相註河伯不仁爰興瓠子之詠見上河註重陽設宴備述朝會之歡聲唐書曰貞元十年重陽宴賜近臣上賦詩曰池臺列廣宴絲竹轉新聲至樂非外奬洽歡同中誠新春喜晴思繼沛歌之遺響宋孝宗新春喜晴詩曰神京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自誇成鮑昭之拙漁隱叢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宋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不能及鮑昭於所爲文章遂多鄙言俚語爭能誦王胃之章資治

通鑑曰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羣燕辭歸魏文帝燕歌行曰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　難比儀鳳之佳句魏文帝歌魏德詩曰堯任舜禹當復何爲　百獸率啼豹夾路魏武帝善哉行曰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竟同朱鴈之浮詞漢書曰武帝行幸東海獲朱鴈作朱鴈之歌歌云赤鴈集兮紛員殊翁雜兮采文　敕遣崔生詩傳舞鳳凰來儀　於潞州之國唐書曰崔玄出爲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　褒贈賀老餞榮於長樂之坡唐書曰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道士還鄉遣左右相以下祖別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御書

絳絹半幅霞舒舞鵲之文宸翰三行雲遶回鸞之勢　舞鳳回翔於懷袖飛龍顧盼於縑紬唐元稹表曰御札二十三字賜臣蓋宸翰忽臨天章煥發舞鳳迴翔於懷袖飛龍顧盼於縑紬豈獨傳之子孫更合縷於肌骨　少昊作鸞鳳之書山堂考索曰少昊作鸞鳳之書取以古文　高陽創蝌蚪之體考索曰顓帝以科斗之形作科斗書　景龍顯瑞既取象於包犧古今篆隸文體曰包犧獲景龍之祥始作龍書　靈龜呈祥復效法於唐帝考索曰堯因軒轅靈龜有圖作龜書洛出書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石湖成於聖筆楊廷秀歌白壁之一雙宋太宗賜學士范成大石湖二字楊萬里作歌云洒落義畫河洛書白壁一雙浮雨露石湖二字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　寶奎藏于御書呂祖謙贊畨舆之五色呂祖謙作寶奎殿太宗御書贊云元柔淋漓載沐神筆畨雲五色祥輝紙集　齊后御極賭書哂第一之稱齊書曰高帝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

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常侍登床。乘酒爭乾五之寵。唐書曰。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九霄六翮。勑臣職於唐廷。唐高宗賜郝處俊飛白字曰。飛九霄假六翮。一札十行。儆吏治於漢陛。漢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細書成文。一札十行。藏大字於李靖。益顯太宗翰墨之功。唐書曰。李靖家藏太宗手墨詔書大字數函。用禿筆於僧虔。欲昭孝武善書之譽。宋孝武欲擅名。王僧虔不敢顯跡。常用禿筆書以此見容。舟楫賜於至德。唐高宗以飛白賜戴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羽翼托於馬周。唐太宗賜馬周飛白字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史公皓誦明良之言。宋孝宗御書明良慶會之閣。賜史浩。蘇子瞻得紫薇之句。蘇軾集曰。賜講讀官宴于東宮。遣中使賜御書詩各一首。蘇軾得紫薇花絕句。日新厥德。驚天藻於鸞翔。蘇軾集曰。宋眞宗賜張士遜十二字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呂祖謙太宗贊曰。爰錫扁榜。天藻燦然。竭贊皇猷。瞻御札於鳳翥。唐書曰。咸亨中。御書飛白書贊。以賜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宋呂祖謙太宗飛白贊曰。奎壁分耀。鸞翔鳳翥。召臨天章之閣。左右謹榰笏以俯觀。東齋記事曰。嘉祐間。召羣臣天章閣觀書。上親作飛白書令左右搢笏以觀。從詣玉淵之堂。臣鄰羨誠齋之賜贈。宋楊萬里跋御書云。上燕集玉淵堂。官僚各傳刻所賜御書。因再拜請。上欣然揮誠齋二大字。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虎臥。鸞飄鳳泊。特賜清淨。奇勝三百之書。歐陽脩歸田錄曰。宋仁宗飛白神妙。以點畫象物形。常命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特爲清淨二字賜之。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操筆縱橫。紙盈六七之字。宋書曰。武帝書素楣。劉穆之曰。公但縱筆作大字。徑尺無嫌。大既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紙六七便滿。

御宴

鹿鳴式宴於吹笙。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魚藻豈樂於飲酒。毛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亭深興化。乃詠梨園之清商。韓渥作興化亭賜宴詩云。玉銜花馬踏香街。詔遣追懽綺席開。清商適向梨園降。妍妓新行夾雨回。殿峙披香。因成太液之佳句。西清詩話曰。仁宗賞花釣魚。出詩示羣臣屬和。王安石得披香殿字。未有對。鄭獬顧曰。宜對太液池。詩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盃。想叔達之孝。不舉葡萄。唐書曰。高祖賜羣臣宴。有葡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上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上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因賜之。識王生之奸。誤食釣餌。聞見錄曰。宋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上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上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娛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沛宮置酒。擊筑於飛揚之雲。見上雲註。彤陛陳殽。奏樂於及時之雨。賈氏談錄曰。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些陳設。溼些樂官衣裳。但今雨中作雜劇。更可笑。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楊億不預後苑。空詠上林之歌絃。澠水燕談曰。楊億爲光祿丞。後苑賞花。宴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道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得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乾曜蒙歡而罷。楊億不預後苑。空詠上林之歌絃。澠水燕談曰。楊億爲光祿丞。後苑賞花。宴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道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得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乾曜蒙歡而罷。唐書曰。宋璟爲右丞相。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賜之。兔園置酒。鄒生舒興於享宴都堂。聚奏南宮之樂器。唐書曰。宋璟爲右丞相。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賜之。兔園置酒。鄒生舒興於玉蓮蕉葉之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鄒陽爲酒賦。東軒筆記曰。王永年娶宋女。監金耀書庫。嘗置酒延實卞楊繪於室。其妻以左右手杓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又東坡志林曰。吾兄飲酒二蕉葉。吾少時見

酒盡而醉。今亦能三龍門賦詩。宋子奪錦於宿雨流雲之句。李翺卓異記曰。唐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虯先成。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乃就奪錦袍衣之。詩曰。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羣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躍龍。問唐家之酒價。徒誇賜宴於太清。玉壺清話曰。章聖嘗召近臣於太清樓。上問唐時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錢。上曰。安知。公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大喜。吟令序之韶光。堪羨娛賓於玄武。唐太宗春日玄武門宴羣臣詩曰。韶光開令序。淑氣動芳年。娛賓歌洒露。廣樂奏鈞天。王粲寫懷於公讌。興今日極歡之言。晉王粲公讌詩曰。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宗諤見拒於閣門。動當年下第之歎。青箱雜記曰。李宗諤爲翰林學士。以京官帶職。赴內宴。閣門拒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太宗覽詩。卽宣赴坐。後遂爲例。

茶

龜蒙品第。煎茶水記曰。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自判品第。鴻漸著經。唐陸羽傳曰。羽字鴻漸。著茶經三卷。橫紋出於陽坡。無文錫茶譜曰。宣城縣有丫山茗芽。其山東爲朝日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嘗薦於京洛。紫筍生於蒙頂。茶譜曰。蒙頂有研膏茶。作片進之。亦作紫筍。三等別號。茶譜曰。邛州之臨邛臨溪思安火井。有早春火前火後嫩綠等上中下茶。調和備杜育之詞。晉杜育荈賦曰。調神和內。芳溢煙盈。除煩解悶。莫此爲貴。五出成花。茶譜曰。茶之別者。有枳殼牙。枸杞牙。枇杷牙。皁莢槐牙。柳牙。乃上春摘其牙。和茶作之。五花茶。清甘傳仙人之掌。茶譜曰。當陽縣有溪山仙掌茶。吳王之

韋曜初沐殊恩。吳志曰。孫皓每宴。席飲。率以七升爲限。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陸納之待謝安。誠彰儉德。晉中興書曰。陸納吳興太守時。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乃私爲具。安既至。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我素風。豫章之嘉甘露。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濟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乎。王肅之貪酪奴。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與酪漿。常食鯽魚羹飯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茗。酪漿。肅曰。羊陸產之宗。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爲奴。彭城王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爲奴。明日爲卿設邾莒之殽。亦有酪奴。因呼茗爲酪奴。高士樵青之名。常煎於竹裏。茶譜曰。唐肅宗嘗賜高士張志和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妻。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棒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老姥擎器之鬻。飛出於獄中。唐陸耆老傳曰。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暮。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施孤貧乞人。或執而繫之於獄。夜擎所賣茗器。自牖飛去。龍安傳騎火之名。茶譜曰。龍安有騎火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清明改火。故曰火。潛湖聞含膏之作。茶譜曰。義興有潛湖之含膏。產於玉壘。茶譜曰。玉壘關外寶唐山有茶樹。產於懸巖。峯長三寸五寸。方有一葉兩葉。孰若生翼於丹丘。中之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造於金沙。茶譜曰。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卽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每茶節二牧皆至焉。斯泉居沙中。常無水。將造茶。太守拜祭。頃之泉始發源。其夕清溢。造供御者。擧水卽微減。太守造畢。卽泗矣。太守成還。施稽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驚獸毒蛇木魅焉。何異紀名於碧澗。茶譜曰。有山江園明月簃碧澗簃茶黃簃之類是也。禹錫表餽菊之意。蠻甌志曰。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虀。蘆菔鮓。換樂天二班茶二甕。醒酒。劉琨作求茗之書。晉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曰。吾體中潰悶。常仰眞茶。汝可致之。蘇子唱歌於

松風。因想李生之好客。蘇東波煎茶歌云。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陶公調味於雪水。遂誇黨家之麤人。見雪門註。

李約嘆珠纍之泉。三沸成於活火。趙璘因話錄曰。李約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也。德裕憶金山之水。一壺汲於石城。中朝故事曰。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南零水取一壺來。其人醉而忘之。舟至石城下。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曰。江表水味有異於傾城矣。此水類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獻酹情深。夢裏得教詩之報。茶譜曰。胡生者。以釘鉸爲業。居近白蘋洲。傍有古墳。每因茶飲。必奠酹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爲不能。柳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焉。時人謂之釘鉸詩。柳必柳惲也。薦祀誠篤。庭前顯投錢之徵。劉敬叔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祠之。二子欲掘之。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雖潛朽壤。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父埋者。惟新貫耳。

酒

周辨三酒之物。周禮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漢作九醞之名。西京雜記曰。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研窮苦酸。能識高昌之貢。梁四公記曰。高昌遣使進葡萄乾凍酒。帝命杰公迓之。公謂使者曰。葡萄七是。浚林三是。無牛凍酒。非入風谷。所凍者。又無高寧酒和之。帝問何人以之。對曰。蒲桃浚林者。皮薄味美。無牛者。皮厚味苦。酒是入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今嗅其氣酸。高寧酒滑而

先淺故變易厚薄迺速邯鄲之圍。淮南子曰。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王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荷錘甘贈於知耳

醉侯。晉書曰。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身曰。死便埋我。其遺形如此。據鞍自適於歎伯。宋書曰。顏延之好騶馬。遨遊里巷。遇奮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下車獨酌。元忠激神武之迎。後魏書曰。李元忠拜南趙郡太守。後棄官潛竄。義舉會齊神武東出。魏乘露車載濁酒以迎。神武聞其酒客。未之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降堦跪言。崔暹堪華林之勸。後魏書。晉帝晏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百司貪暴。朝廷有公直彈劾無避者。王可勸酒。神武降堦跪言。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勸酒。西階挺進。深鄙次公之酒狂。漢書曰。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以下皆賀。司尉蓋寬饒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次公乃寬饒字也。後苑聞歌。終慙丞相之迭和。史記曰。曹參爲相。日夜酣飲。相宅後園近吏舍。吏歌呼不憭。從吏潛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而按之。乃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三雅傳於劉表。典論曰。劉表有三酒爵。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百榼聞於仲由。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飲酒。曰有諺云。堯飲千鍾。孔子飲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爲萁。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陽醉逿地。常陋王式之偏。漢書曰。王式爲昌邑王師。除博士。會諸大夫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亦至。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問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逿墜。乃

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免歸。平原千鍾。子高面折以道德。見上註。淳于一石。齊王感悟於箴規。史記曰。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陽酒大王之前不過一斗。若親前上壽。不過二斗。朋友相飲。可五六斗。若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可飲八斗。日暮。男女同席。鳧履交錯。堂上燭滅。主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魏后禁嚴。迺有聖人賢人之號。魏略曰。魏太祖時。禁酒。人竊飲之。故以白酒爲聖人。清酒爲賢人。敬仲節樂。遂興晝卜夜卜之辭。左傳曰。桓公樂飲。以火繼之。敬仲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陳孟公宴渥滿堂。留賓投轄。漢書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華子魚號爲獨坐。劇飲整衣。魏志曰。華歆字子魚。能劇飲。至石餘不亂。常整其衣冠。號曰華獨坐。沈炯守靜於獨坐之謠。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酌長謠。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庾闡窒慾於斷酒之誡。庾闡斷酒誡曰。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吾知窮智窘性。任欲喪眞。於是椎金鑿碎玉椀。破兕觥。捐觚擲。

三公

四環酬飛雀之報。預啓四世光榮。吳均續齊諧記曰。楊寶嘗見一黃雀爲蠭蟻所困。寶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後有黃衣童子拜曰。我王母使臣向爲鴟梟所搏。賴君拯濟。以四白環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登三公。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俱爲三公。三鱣墜野鳥之啣。已知三公遷秩。後漢書曰。楊震明經博覽。不應州郡禮辟。後有鸜雀啣三鱣魚墜堂下。都講取魚進曰。蛇鱣。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法三台也。先生自此

升矣。後果
叔子爲折臂之輔。晉書曰。有善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有帝王氣。祜遂不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後墮馬折臂。至三公。
諸葛作黑頭之公。晉書曰。諸葛恢爲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謂曰。位三公。明府當作黑頭三公。
孫成名應讖圖。越登槐鼎。東觀漢記曰。光武信讖言。以王梁孫成名應圖讖。越登槐鼎之任。
袁宏業紹盛族。歷應台階。續晉陽秋曰。袁宏。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傳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
魏舒機兆於車馬之聲。晉書曰。魏舒未達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寢者誰。曰魏公舒自知當爲公矣。後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果爲
丁固職符於松樹之夢。張勃吳錄曰。丁固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吾其爲公乎。後果與夢符。
呂處贈佩刀於別駕。晉書曰。呂處有佩刀。命工相之。當爲三公。處以贈別駕王祥曰。以子有台輔之器。故相贈。後祥果爲太保。
慶之辭几杖於殿堦。南史曰。沈慶之廢帝時加几杖。給三望車。慶之固讓。
長孫儉守熊皮。輿論與晏嬰之譽。北史曰。長孫道生拜司空。性廉約。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劉向別錄曰。晏嬰以節儉重於齊。鶴林玉露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一熊皮障數十年。蓋貴而能儉也。
仲舉榮受龍袞。臨朝動叔度之思。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爲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三國典錄曰。黃憲字叔度。論者咸謂顏子復生。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
郎顗拜章。誇委任於三府。後漢書曰。郎顗拜章曰。選舉牧守。委任三府。
江藻賡詠。歎盛事於千齡。汪浮溪集君臣慶會閣詩云。一德君臣運有開。千齡盛事冠將來。神仙迴與人寰隔。賓主親緣國論部。
願陳泰階。立殿聞曼倩之對。漢書曰。武帝欲以上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奢侈起制。則天爲之變。臣愿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是日因奏泰階之事。應邵曰。黃帝六符經曰。泰階天之三階。天子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
欣膺獨拜。過江想王喬之英。世說新語曰。王

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曹有重名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還也

太師

釣魚逸志尚父奇遇於隆周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溪以爲師謂太公飛鳳高翔皇甫慙屈於悍卓漢獻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皆拜皇甫嵩不拜還中丞見亦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至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爲鸞鳳卓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召見六日都堂聽潞公之嘉謀東都事略曰文彥博召赴闕司馬光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歷事四朝天下頌中立之全德唐書曰裴度拜太師平章事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則遂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至都堂商量事

平寵膺器幣

會要曰宋淳化間遣正言張庶齎太師趙普生辰器幣鞍馬就西京賜之則平普字也龔壯特命縞巾晉書曰蜀李壽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贊拜不名李穆詒象笏於孫子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遂拜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此立朝正色眞卿挺骨鯁於權姦唐書曰顏眞卿拜太師立朝正色剛而有禮贊云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堂起房心堪詠汪藻之句汪藻壽蔡太師詩云堂起房心次音譜角徵韶車書入一統符瑞歲千條聲聞履鳥誇誦歐陽之詞歐陽脩上文太師啓云器深宏遠業茂經綸日者來觀冕旒之邃喜聞履鳥之聲履聲見下履註殊寵並除宣和榮冠於蔡鄭朝野雜記曰故事太師未嘗並除宣和中蔡京鄭紳同時除爲

太師藩親特拜。紹熙優禮於伯圭。會要曰。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以光宗爲親叔父。用優禮也

太傅

三讓彌高。丹陛褒元功之族。漢百官志曰。和帝策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高。可令爲太傅。萬事不理。京師刺蹇直之衰。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爲太傅。年八十四。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鄭沖賜杖而免朝。晉書曰。鄭沖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邃。履行高潔。屢以年高告退。聽其就第。位同保傅。几杖不朝。鍾繇載車以上殿。魏志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朝見使載輿車虎賁舁就坐。賞功進秩。仲華居東向之賓。漢書曰。明帝以鄧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退閑杜門。世忠安西湖之樂。宋年錄曰。韓世忠以太傅奉朝請。秦檜主和。謹世忠力求閑退。自此杜門絕口不言兵。時騎驢攜酒。遊西湖以自樂。張士遜自號退傅。置會宴樂於揮金。東都事略曰。張士遜拜太傅。封鄧國公。歸老。號退傅。啓國於鄧。范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六朝詩曰。高會日揮金。揮散鄰也。達奚武位冠羣侯。掩門每懶於施戟。分紀曰。達奚武拜太傅。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常掩一扇。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代。出入儀衛不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適事威儀乎。言者慙而退。張禹望重。帷帳床褥之兼施。後漢書曰。張禹拜太傅。乃詔禹舍禁中。給帷帳床褥。段紹功高。女樂田園之加賜。北齊書曰。高歸彥作亂。段紹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高彥田園一千畝。隨會致晉國之治。左傳曰。晉使隨會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王盟

隆居尊之謙。後周書曰。王盟爲太傅。禮冠冕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元獻贈壽筵著册書之文武。宋晏元獻上張太傅壽詩云。三陟槐庭二將壇。册書文武載勳賢。辭榮尚峻經邦秩。養素方臨釣渭年。仲淹送歸闕望今日之神仙。范仲淹送韓太傅歸闕詩云。坐致唐虞成太化。退居師傅養高年。同榜幾人登將相。滿朝今日望神仙。

太保

獒貢西旅之國。召公杜漸於訓詞。尚書曰。周武王時。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作旅獒。用訓于王。旗翻北渭之風。參軍致贈於詩句。唐岑參軍詩云。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崇道弘化。紀於休徽之制書。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武帝時。拜太保。制曰。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倚毗。崇道弘化。尚德依仁。形于何曾之詔語。晉帝詔曰。太保何曾。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贊先皇。光濟帝業。含素遲暮。堪成佐辟之勳。晉書賀曰。鄭沖含素。王祥遲暮。沖祥俱爲太保也。毛詩曰。幹不庭方。以佐式辟。明允篤誠。允勵匪躬之志。晉起居注曰。太保衞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拜爵榮封於齊國。五代史曰。趙光逢以司徒致仕。天成中。卽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膺職宣撫於京東。宋史曰。紹興間。除劉光世太保少師。充京東宣撫處置使。元儼陟官。朝野羨雙員之創制。會要曰。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荆王元儼同日降制。加太保三公。併除雙員。自此始。李始撫士。都邑聞庶老之興謠。蜀李雄錄曰。雄兄始爲太保。善於撫士。衆多歸之。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

左右丞相

黃閣朱門。漢鄭玄曰。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典五緯於燮理。尚書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黑幡紫綬。漢百官志曰。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幡。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掌四序之調和。齊孔推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曰。啓黃扉而燮五緯。聶青帷而調四序。丙吉輔君。空傳喘牛之問。漢書曰。丙吉出逢鬬死者不問。見牛喘。使騎問逐人牛行幾里矣。掾吏問其故。吉曰。民鬬傷。京兆尹當禁捕。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也。公亮秉政。終貽老鳳之譏。東軒筆錄曰。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尚在。李復圭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未幾。曾公亦去。姚崇峙八柱於承天。淮南子曰。天有八部九紀。地有九州八柱。河圖拈地象曰。崑崙山爲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張說作姚崇神道碑云。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懷英授五龍以夾日。唐書曰。狄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呂溫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再升三入。獨稱宋璟之榮。唐宋璟謝表曰。再升台座。三入冢司。十拜四登。難擬裴度之寵。唐裴度除平章事。制曰。十拜相詔。四登帥壇。書商霖之字。張商英傳曰。時旱不雨。彗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二大字賜之。喜石燕於高飛。見上雨註。賜車攻之詩。馳鐵馬以禦敵。宋言行錄曰。趙鼎爲相。上御書車攻詩賜之。謂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脩政事。禦夷狄。蕭瑀傳之。聞望於八葉。唐書曰。蕭瑀逮遇。凡八葉。皆爲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卞粹列宰輔於六龍。晉書曰。卞粹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鼎鼐無功。環濟要略曰。三公者。象鼎

三足。共承其王也。杜詩曰。都民鄙邦彥之浪子。宋書曰。李邦彥爲宰相。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陳東上書請斥。遂免。沙籠保護。盧生識李藩之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唐紀曰。卜者胡蘆生。筮卜甚驗。李藩問生。卜曰。公貴人也。在紗籠中。李問所由。終不復言。後有新羅生。言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也。慧琳貼刺於黑衣。宋文紀曰。宋文帝以慧琳奎貴人。檀粟賓客輻湊。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九齡獻賦於白羽。唐書曰。張九齡在位。帝賜白羽扇。乃獻賦。未自叙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銀青賜爵。李泌知前約之言。唐書曰。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詔常以銀爲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金甌覆名。崔琳得御書之貴。通鑑曰。唐玄宗命相。皆先御書其名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而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邪。對曰。非崔琳盧從願乎。上曰然。趙則平成相業於半部。趙普本傳曰。太宗時。普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一半佐陛下。致太平。及薨。開篋。得論語二十篇。田千秋取鈞衡於一言。漢書曰。田千秋無他材能術業。特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詩曰。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問釣魚於磻溪。尚書中侯曰。呂尚釣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已知正惠之大用。唐溪詩話曰。呂端參知政事。上一日宴後苑。上作釣魚詩。賜之。詩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既而端遂拜相。變威鳳於瑞聖。白氏六帖曰。威鳳有威儀也。少昊氏立。有鳳爲瑞。故以鳥鳴官。遂傷楊收之見譏。廣本事詩曰。楊收薛逢同年也。收作相。逢作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景佺詭辭於秋花。唐書曰。武后嘗季秋以梨花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杜景佺曰。臣位宰相。助天治物。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武后曰。眞宰相也。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啣之。味道入賀於春雪。唐書曰。武后時。三月降雪。蘇味道以爲瑞。率羣臣入賀。王求禮曰。宰相燮理陰陽。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詎爲瑞雷耶。半臂入夢。炎畿子曰。半臂乃內官服。無脊縫。今爲禮服。竇參

被股肱之衣。漢宣帝志曰。貞元中。竇參爲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客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尚書曰。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五釜賜銘。鍾繇受心膂之托。三國志曰。鍾繇。魏國初建。拜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銘。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皆茲規度。范魯公喜傳衣鉢。聞見錄曰。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也。愛其文。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質以爲榮。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老來衣鉢亦相傳。後果爲相。又洛中紀異曰。和凝爲相。封魯公。終太傅。范質亦封魯公。終太傅。可謂得其心印也。又古禪師語錄曰。五祖召盧行者告曰。迦葉尊者。展轉至達摩。以至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於汝。有偈曰。有情來下種。因也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遂與衣鉢法寶也。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衣鉢。爲甚却付與盧行者。五祖曰。會中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戴至德樂紹箕裘。唐書曰。戴至德乾封中遷侍郎。閱十數年。父子繼爲宰相。禮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王儉斜簷。慕風流於江左。南史曰。王儉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作解散幘。斜軟簷車。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晉書曰。謝安性好音樂。著功不廢樂。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住來遊集。文穆夾袋。紀人才於囊中。扈史曰。宋呂蒙正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其職。玄成取相以明經。鄒魯傳黃金之諺。漢書曰。韋賢爲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相。故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王旦宅揆於亮采。魏野寄赤松之詩。司馬溫公詩話曰。眞帝西祀。王旦從行。魏野貽詩曰。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遊。旦累求退。國老談苑載詩與此小異。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後得仙去。漢書曰。張良封萬戶。位列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杜鵬舉列名於一碑。嘉話錄曰。唐杜鵬舉父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也。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於上。杜

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其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后果拜相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馬裔孫啓兆於二筆。太平廣記曰五代馬裔孫赴闕宿邏府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夢筆之兆及入中書上事。古槐動絲竹之響。徵入相於省中。因話錄曰唐鄭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卽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水。御爐祝琉璃之瓶。空揚名於海內。五代史曰唐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盧文紀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納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祖逖曠職。季舒與衣冠之評。齊書曰祖逖徙光州桎梏置地下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薰由是失明侍中崔季舒嘗謂逖爲衣冠宰相。韓公元勳。歐陽咏鍾鼎之贈。歐陽脩作韓琦晝錦堂記曰公出將入相勳勞王家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國史纂諸葛之佳傳。公道誠心。蜀諸葛亮傳曰先主卽帝位策亮曰丞相其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評曰亮之爲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可謂識治之良材。宸翰表司馬之神碑。忠清粹德。長編曰司馬光爲政逾年而病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急務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平章事

逢吉許一郡於秦藩。心已溺於玉帶。漢書曰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貪黷貨財無所顧避時秦王從曬至闕下逢吉乃遣人求先入玉帶且以一郡許之從曬辭以無有逢吉乃市一帶價數千緡使從曬償直。

李愚書六典於粉壁。志徒切乎金鉉。唐書曰李愚爲平章事性剛介往往形言然無人唱和者但舉六典之舊章書之粉壁其經緯大略全無所施唐李蟾讓表曰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勳績無聞豈宜濫及斥

輔國之姦。裴冕忠甘於截臂。唐書曰。裴冕爲僕射平章事。李輔國求爲宰臣。帝以未允朝望。輔國又諷冕聯章薦己。帝密謂冕曰。卿欲薦輔國信乎。華問冕。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劾盧杞之佞。李勉直奮於啓心。唐書曰。李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時帝起盧杞爲刺史。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疑其對。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趙光逢愼行謹徵。縉紳仰明教之宗主。五代史曰。趙光逢爲平章事。嘗有女眞寄黃金一檻。後亂離。女眞委化。他上金無所歸。乃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蓋光逢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縉紳感仰。以爲名教宗主。文潞公博聞多藝。虜使歎天下之異人。宋言行錄曰。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契丹使耶律入覲。望見公。輒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不及。貫穿古今。專門名家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盧程入門。駰導動登樓之視。五代史曰。盧程自觀察判官拜平章事。受命之日。即肩輿駰導。喧拂。帝聞呵導之聲。詢于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笑。李現爲相。宣詔立去榻之規。唐書曰。故事宰相不預政事堂邀客。惟元載見中官宣詔。乃引之昇政事堂。仍致榻得之。李現爲相。即令去榻。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

參知政事

蘇威進諫。悉除銀鉤之奢。隋史曰。蘇威參掌朝政。見宮中以銀爲慢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魏徵納忠。遂獲佩刀之賜。唐書曰。魏徵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他日宴羣臣。帝曰。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奏事知台輔之國器。晉公談錄曰。呂端爲參政。趙普嘗語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色。眞

台輔之器也。會食愧官長之拂鬚。名臣遺事曰。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蠅汚中書寇準鬚。謂與拂之。準曰。君爲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度量寬弘。李昉不校一錢之毀。范蜀公蒙求曰。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多遜知政事。遂謂昉於上前。人言於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及盧事昉頗爲揮解之。上因言曰。盧多遜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信上由此益重昉。常目爲善人。參議朝政。世基得預五貴之稱。隋史曰。蘇威、宇文述、裴度、裴矩、裴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竇儼陟官。因賈琰之面折。宋職源曰。竇儼與賈琰同事太宗府中。太宗常與諸王府射。琰稱贊而多矯誕。儼叱之。後爲參知政事。太宗謂曰。卿何以至此。對曰。陛下以藩邸舊恩至此。太宗曰。非也。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彥博奏凱。聞裴度之褒詞。宋職源曰。慶曆中。貝川兵反。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凱還。除平章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唐書曰。裴度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有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其威名播於慢俗。爲華夷畏服也如此。古弼挫劉樹於圍棋。後魏書曰。古弼爲參知政事。方欲奏除減苑囿。遇太武與劉樹圍棋。弼捽樹頭毆其背。太武奇弼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益公法稚圭於上殿。宋言行錄曰。周益國文忠公必大除參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宰相。事體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懽然無間。最爲可法。稚圭、韓琦字也。宗道魚頭挺直。無媿退思之巖。宋言行錄曰。魯宗道參大政。樞密事。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性直。言骨鯁如魚頭也。又國老閑談曰。宗道爲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巖。崔湜馬上吟詩。堪誇上林之苑。唐書曰。崔湜執政年三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吟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衛宏漢舊儀曰。上林苑。廣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李沆莊重。侍宴贊美於貴人。宋職源曰。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眞貴人也。俄除參知政事。黃中賢能。賦詩寵及於孟母。東都事略曰。賈黃中兩知貢舉。揀拔寒俊。號爲無私。

又掌銓選。品藻精當。上知其才。拜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賜坐。語曰。教子如此。眞所謂令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李嶠列女傳曰。孟軻母三徙。孟子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上表。集木勳光寵之榮。李幡讓表曰。有命自天。光寵喻量。如集于木。啓處夫圖云。蕭瑀誦詩。勁草挺板蕩之變。見上御製註。

開府儀同三司

秩比三台。前漢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在人爲三公。在天爲三台。著於常袞之制。唐常袞加杜鴍制曰。禮隆八命。秩比三台。班同六府。徵於袁宏之詞。袁宏漢記曰。馬防位逾九卿。班同三府。三府三公也。此云六府。未詳。致君似皐夔。純仁寄情於吟詠。宋范純仁上開府詩曰。三紀中書更有誰。致君堯舜似皐夔。頻年力請方歸第。天子臨軒册太師。軍事留孫楚。杜甫托意於贈言。晉書曰。孫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年四十。始參鎮東軍事。遷著作佐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杜甫贈歌舒詩曰。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軍士留孫楚。行間識呂蒙。侍宴酒酣。盡節憶台鉉之夢。陳書曰。文帝時。陳章昭達授開府儀同三司。帝夢昭達升台鉉。及旦。告之。及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卿何以償對曰。臣當效犬馬之勞。以靈臣節。自餘無以奉償鉉鼎耳也。西巡駕轉。讓齒誇原州之榮。後周書曰。李賢遷開府儀同三司。太祖西巡至原州。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德慙古人。孝嗣斂容於聞詔。齊書曰。徐孝嗣加儀同三司。聞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衮職。將何以堪。固辭不受。信著蠻貊。何稠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

懌悅於宸衷。李肇國史補曰。隋何稠爲欽州刺史。宥猛方欲爲逆。請身入朝。稠與之約詣京師。後猛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貊。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

驕縱無度。濫得富貴者數萬人。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馬及鷹犬。乃有儀同之號。鬬鷄亦號開府。

册命加於蔡子。門詔行馬之施。晉中興書曰。蔡謨免詔加儀同三司。遺謁者孟洪就加册命。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詔賜几杖。門施行馬。

目送白雲。拜承明而未果。漢書曰。嚴助拜會稽太守。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

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漢書曰。梅福上書曰。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坐盡平生之愚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二聯又出江總謝表。

李穆厚報於隋皇。後嗣羨執笏之衆。見上太師註。

華廙見嫉於韓壽。終身恨進爵之遲。王隱晉書曰。華廙爲太子少傅。河南尹韓壽。賈后妹夫。欲以女配廙孫陶。廙拒不許。深以爲恨。故不登台司。疾篤乃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特進

梁適望重膺賜駟馬之榮。後漢書曰。梁適以女立爲皇后。加適位特進。賜安車駟馬。

汝陽位尊。時聞九鵬之詠。杜甫贈汝陽王詩曰。特進羣公表。天人風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鳳立。章罷鳳騫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鵬。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曹勝推薦名士。後漢書曰。曹勝加位特進。其所進達。皆海內名士。

公心樂於茅茹。易曰。拔茅連茹。彙征吉。

趙典尊爲國師。儉德徵於瓦器。謝承後漢書曰。趙典尊爲國師。位特進。寢則布被。瓦器而食。

德裕進疏。竊效竇融之功。唐李德裕謝狀曰。榮亞三公。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膺是寵章。後

陰識直言。深慕仲山之節。司馬彪續漢書曰。陰識位特進。入則極言正諫。嘗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

漢書曰。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而位特進。

事一階崇二品。除謝國策制曰。特進二品崇階。大政定議於家居。漢書曰。張禹雖居家。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位次三公。後漢書曰。樊宏位特進。次三公。高年特見於優禮。後魏書曰。刁雍拜特進。以耆年特見優禮。杜老賡飛筆聳立之詠。見上註。子壽與佩紱太平之詞。唐張九齡上姚令公書曰。大見信用。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躬佩其紱。曷日太平。紱綬也。

留守

樊子蓋以備禦著績。別造玉符。隋書曰。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盛作逆攻城。子蓋備禦有功。帝勞之。比郭汾陽以勤勞成勳。遂膺鐵券。唐職林曰。郭子儀爲京城留守。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帝曰。子儀固社稷臣。用蕭何寇恂。且謂曰。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唐六典曰。傳符之制。京都留守曰麟符。卿晚固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漢書曰。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城中督戰。還誇劉錡之能。宋言行錄曰。劉錡領兵赴東京留守任。抵順昌府。報虜已陷東京。公親於城上督衆備戰具。俄而賊至。公率衆死鬬。虜大敗。橫屍盈野。賊遂拔寨遁去。輦下肅清。漢司馬遷傳曰。待罪輦轂下。顏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衆服太初之略。宋史曰。李沆字太初。眞宗朝。戎人寇邊。幸鄴。沆以宰臣爲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肅清。葉少蘊結強兵以據險。宋言行錄曰。葉夢得字少蘊。留守建康。團結松江民兵數萬。據江津。遣數千守馬家渡。虜果以輕兵來犯。覺有備而去。顧少連請閑田以利民。唐書連爲東都留守。表閑田以利民。號良吏。房玄齡臥總留臺。深感蕭何之詔。唐書曰。房玄齡爲相。會伐遼留

守京師。語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凡糧械飛輓。行留悉總裁之。漢書曰。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於關中。給食不乏。李大亮職司宮鑰。無忝周勃之稱。唐書曰。太宗幸洛陽。李大亮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漢書曰。周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以勃爲太尉。延賞著治行於五年。唐書曰。張延賞爲東都留守五年。治行第一。楊瓚總政事於六府。職官分紀曰。隋楊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西京憾燈臺之送。歐陽脩歸田錄曰。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何謂。後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眞是送燈臺。世長惡之。春圃悲桔槹之閑。莊子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流。其名桔槹。通俗文曰。機汲曰桔槹。溫公詩話曰。韓琦罷相。竟卒於留臺。守北京。新進多凌慢之。公鬱鬱不得志。作詩曰。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槹閑。時稱微婉。漢壘三秋。禹錫詠旌旗之行色。劉禹錫送裴留守詩云。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漢壘三秋靜。胡沙萬里空。白氏六帖曰。旌旗。以表貴賤也。人間一品。居易歎牙戟之雄聲。白居易寄裴留守詩云。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豹尾交衙士繖三宮城。浚池役不少。懈帝賜書褒勞。荀積牙戟虬髯捧佩刀。馮鑒事始曰。開元禮一品施十六戟。杜暹督役於城池。唐書曰。杜暹。帝東幸。以暹爲留守。暹率當番掩畢。獲太后曰。宗社獲安者。實卿之功也。王翊蒞職。東都謹器械之脩。唐書曰。王翊爲東都留守。市勁筋良鐵以爲兵器。簡練士卒。吳少誠叛。東都人識之。成大陛辭。西軒臨清坐之處。東都事略曰。淳熙中。范成大留守江東。陛辭。詔明日辭。還德殿。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賴之。

識書三篋。足徵張安世之能。漢書曰。張安世以父任爲郎。天子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後購求得書以相授。無所遺失。奇其材。擢爲尚書令。揚職萬機。宜玩邢子才之表。北齊邢子才謝表曰。揚職萬機。三獨尊於專席。後漢書曰。尚書令主贊奏事。摠領紀綱。無所不摠。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八座比於文昌。摠任百揆。權衡庶物。準的羣僚。分紀曰。後漢有六曹尚書。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座。魏有五曹。與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隋百官志曰。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劉自知表曰。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與譏。郭喬卿忠正朝廷。百姓歌仁明之德。後漢書曰。郭賀字喬卿。爲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唐仲謙公立法制。京師號治身之嚴。唐約字仲謙。拜尚書令。自典樞密。數有直言。當公法。不阿所私。京師號曰。治身無嫌唐仲謙。劉祐截曲剪邪。後漢書曰。劉祐拜尚書令。正身機密。剪邪截曲。不撓狂臣。羊陟旌賢退惡。後漢書曰。羊陟拜尚書令。明審選舉。旌賢退惡。報書諭意深源。遺空函而招尤。晉書曰。殷浩桓溫欲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悞。閉閉者數十。竟遺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辭疾非誠。謝腆乘小車以就席。南史曰。梁武帝起兵及建鄴平。徵謝朏爲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屑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荀彧應召。坐處留三日之香。魏志曰。荀彧爲尚書令。持節擇士。坐不累席。在臺閣不以私意撓公。劉季和嘗曰。荀令召至人家。坐處三日香。裴秀創儀。居位建四載之績。晉書曰。裴秀爲尚書令。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尊用之。在位四載。爲當世明公。聳高蟬而趨武帳。謝郁致戒於敬容。梁書曰。何敬容爲尚書令。後以罪免職。復爲金紫光祿大夫。舊時門客。喧嘩如昔。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廷。同豐貂以步天昌。聳高蟬而趨武帳。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人猶有躓君侯之門者。未

必皆感惠懷仁。冀君侯之復用給弱馬以獵西河。太武嘆於古弼。北史曰。後魏古弼爲尚書令。太武將校獵於西河。詔以肥馬給驕人。弼給弱者。太武怒。欲斬之。屬官惶怖。弼告之曰。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太武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出遊郊野。止駕納申屠之言。後漢書曰。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常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聽。遂以頭軋車輿輪。遂止。案行文書。回車慚陳矯之計。魏志曰。陳矯爲尚書令。帝幸至尚書門。矯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爾。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不稱職。則請就黜。帝慙。回車。

中書令

銅印軺車。晉輿服志曰。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鸞臺鳳閣。事文類聚曰。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誥勅。而其制蓋須申中書門下省。故劉樹之曰。不經鸞臺鳳閣。何謂之勅。大令小令。時稱王珉之紹休。晉陽秋曰。中書王獻之卒。以王珉爲中書令。世稱大王令、小王令。珉父洽。前爲中書令。珉復紹父。人以爲奕世令聞。同車異車。人誚和嶠之高抗。曹嘉之晉記曰。初中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荀勗爲監。嶠意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異車。自此始。嘉貞推薦。乃拔四俊之才。唐書曰。張嘉貞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當時稱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陳淮從容。遂起五郎之號。晉諸公讚曰。陳淮爲中書令。張華爲監。與華俱處機密。每詔書先示華。了方措意。省中號淮爲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屏風隔坐。紀隱明分於趨朝。吳錄曰。紀隱爲中書令。隱父亮爲尚書令。每朝會語。以屏風隔坐。宣城記曰。隔以雲母屏。綠野藥堂。裴度優游於宴樂。唐書曰。裴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宦寺擅威。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又午橋創別墅。中起涼臺暑

館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樞要統領夏侯獻感激於鷄樹之譏郭頒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能幾指譏放資也

中書陟官荀公曾發怒於鳳池之奪晉書曰荀勗自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

張說撰封禪於應召唐書曰上東封還張說爲尚書右丞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太山以誇成功

馬周焚奏疏以韜名唐書曰馬周爲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章帙手自焚之慨然曰以官案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

漢南布衣憂色形於任重唐書曰岑文本始爲中書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或勸其營產業乃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今位宰相俸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

殿中金鑑忠言進於壽筵唐書曰張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官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鑑錄五卷言前古帝王興廢之道上嘗異之